

# 若瑟，在信德的黑暗中 勇敢前行的典範

崔寶臣<sup>1</sup>

本文作者回應教宗方濟各所欽定「大聖若瑟聖年」及其宗座牧函《以父親的心》，指出舊約中的若瑟與福音中的若瑟緊緊相連、相互映照，因而先從舊約、再到新約的若瑟，透過兩位聖者的信德與典範，鼓勵當今世界正處新冠病毒爆發之際的我們，一方面看見那些隱身而默默無聞的社會群體，卻內含改善的巨大動力，二方面效仿若瑟，儘管和耶穌並無血緣上的關係，卻以實際行動向世界揭示了「父性」與「父職」，而成為所有父親的榜樣。

## 引言

教宗方濟各欽定自 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為「大聖若瑟聖年」，並發表宗座牧函《以父親的心》<sup>2</sup> (*Patris corde*)，一方面為了紀念 150 年前教會宣布聖若瑟為普世教會主保，另一方面也邀請困在新冠疫情中的教會與世界，重新審視我們身邊那些經常被忽略卻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人物。的確，

---

<sup>1</sup> 本文作者：崔寶臣神父，瑞士弗立堡大學聖經神學博士畢；現任教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舊約相關課程。

<sup>2</sup> 參：台灣地區主教團譯，《以父親的心》（2020）（台北：台灣地區主教團月誌雜誌社，2021）。

世人的目光容易被鎂光燈下的明星所吸引，今日世界甚至教會諸多公眾人物以吸引粉絲為榮，並以之為衡量自己成功與否的標準。但新冠疫情的爆發給整個世界敲響了警鐘，而無法離開團體禮儀的教會同樣也被邀請深度反省以往的牧靈範式。

在當下的疫情危機中，有一批被忽視的人群突然進入大眾的視野：醫院中隱沒在各個角落的醫護人員、街道上及各機構的清潔工、整日奔波在路上為人送餐送貨的快遞員……等。很難想像，沒有這些完全不帶光環的人，整個世界如何可以走出疫情帶來的陰霾。教宗方濟各此時請出若瑟，可謂用心良苦；而且，正是時候。筆者希望透過此文，和大家一起來更多認識聖經中這位未曾給人類留下片言隻語，但在耶穌的生命以及基督徒的使命中，卻也不可或缺的聖人。

無可置疑，福音中的若瑟與舊約中的若瑟不僅因為同名而緊緊相連，而且按《瑪竇福音》的記載，若瑟父親的名字也是雅各伯，這更增加了把福音中的若瑟和舊約中的若瑟相關聯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說，他們互為參照，認識其中一位是了解另一位的基礎。所以我們先從舊約的若瑟開始，再到新約的若瑟，並透過跟隨兩位若瑟的足跡，更多認識他們如何成為我們的信德典範。

## 一、舊約中的若瑟

以色列十二支派，按照聖經的記載，來自四個不同的母親：雅各伯的兩個妻子肋阿和辣黑耳，以及她們各自的婢女彼耳哈

和齊耳帕。實際上，有關十二支派的數目和名字在聖經中有不同的記載<sup>3</sup>；而在十二支派中頗具影響力的兩個支派——默納協和厄弗辣因——則是來自若瑟與其埃及妻子阿斯納特所生（創四一 50~52）。這表明，十二支派並非一個封閉的系統<sup>4</sup>；同時也間接承認，自起初，代表全體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間，便存在混血現象。

辣黑耳雖然是雅各伯摯愛的妻子，無奈她無法生育，只能在苦悶中與姐姐肋阿爭風吃醋。但當她生下若瑟<sup>5</sup>，終於成爲母親後，情境翻轉，而若瑟也自出生便成爲父親的掌上明珠。他不僅「體態秀雅，容貌俊美」（創卅九 6），而且父親還爲他做了美麗的長袍穿在身上。可想而知，這樣的特殊關照，吸引來的不是其他弟兄的關愛，而更是嫉妒與怨恨。其實從側面也道出了多妻制家庭所難以避免的瓶頸<sup>6</sup>。所以被父親雅各伯特殊寵愛，是若瑟的幸運，但同時也爲他遭衆弟兄陷害埋下了伏筆。

---

<sup>3</sup> 例如：按創卅五，列出的是雅各伯的十二個兒子的名字；而按戶七，十二支派的名字中沒有肋未和若瑟，而換上了若瑟的兩個兒子默納協和厄弗辣因的名字；按申卅三 5~25，則只列出雅各伯的十一個兒子的名字（西默盎未出現）；按民五 14~18，則只有十個支派的名字。

<sup>4</sup> 「十二」更多是取其數字的象徵意義。

<sup>5</sup> 若瑟的希伯來文  $\text{יְהוֹשֻׁעַ}$ ，有「上主再加一個」的意思。天主果然再次滿足了辣黑耳的願望，又賜給他另一個兒子——本雅明。

<sup>6</sup> 參：申格爾、崔寶臣合著，《聖經中的修和之路》（台北：光啓文化，2018），9頁。

## （一）蒙天主上智帶領的若瑟

貫穿若瑟一生命運的其中一條線索，是他所做的「夢」，以及他「解夢」的能力。他在家中接連兩次的夢境已經預示了他的生命走向；而且明顯地，他的哥哥們也正確詮釋了他的夢（創卅七 2~11），只是他們拒絕接受若瑟之夢所代表的意義，甚至想方設法破壞若瑟之夢的實現：「看，那作夢的人來了！我們殺掉他，將他拋在一口井裏，說是猛獸吃了。看他的夢還有什麼用？」（創卅七 19~20）殊不知，他們破壞若瑟之夢實現的想法與做法，恰是若瑟之夢成爲現實的途徑。就連若瑟自己，也不得不向他的哥哥們承認，天主實現其計畫的方式的確出人預料：「不要害怕！我豈能替代天主？你們原有意對我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結果：挽救了許多人民的性命」（創五十 19~20）。聖經作者藉若瑟的口邀請讀者宣認，天主帶領歷史，或對祂所揀選的人上智照顧的方式，超乎人的想像！

雖說若瑟被出賣到埃及的故事最後有完美的結局，但中間的過程不能不說扣人心弦。而若瑟在被哥哥們出賣到埃及後，最終得以走出困境，則是得力於他對夢解釋的能力。解夢在古代以色列，也被稱爲智者的一種能力：「天主既使你知道這一切，就再沒有像你這樣聰敏富有智慧的人了」（創四一 39）。先是透過爲埃及王的司酒和司廚解夢（創四十），若瑟得以脫離牢獄之災；再透過爲埃及法郎解夢（創四一），若瑟幫助埃及國得以備足糧食，面對長久的旱災。也正是因爲旱災，若瑟的哥哥

們不得已從客納罕下到埃及尋找食糧，達成了與若瑟再次相遇的場面。當若瑟看到眼下所發生的，正是自己早期在夢境中所見之景象時，他已經從內心寬恕了自己的弟兄，並把一切歸光榮於天主（創四五5，五十19~20）。

## （二）若瑟的哥哥猶大，一個在危機中尋找定位的支派

新舊約的兩位若瑟雖然同名，但新約中的若瑟並非舊約若瑟的後裔，而是來自其兄猶大支派。讀者可能會很驚訝，《創世紀》從第卅七章開始，講述的本是有關若瑟的故事，但當若瑟被哥哥們出賣到埃及後，卻突然令人意外地講起了有關猶大的故事<sup>7</sup>。而且這段故事表面看起來，並不是很光彩。但猶大作為達味的祖先及新約中若瑟的祖先，因而從法律的層面來講，他也是耶穌的祖先，我們有必要稍作停留，認識一下這位十二支派中重要的一員。

猶大並非雅各伯的長子，但在以色列民族史上，卻扮演了長子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這顯示出聖經中天主的行事風格，

---

<sup>7</sup> 學者認為最初這一章本不屬於若瑟故事中的一段，而是後期插入的。參：威士德曼著，宋蘭友譯，《創世紀》（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7），427頁。的確，從故事中猶大娶妻生子，甚至兒子也已經娶妻，表明他已經不再年輕，這和後面若瑟的故事難以協調。但最後編者把此段穿插在這裡，無疑是為刻畫他在若瑟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是他建議把若瑟賣到埃及（創卅七26~28），所以他是主犯；同樣，也應該是在後期做兄弟們與若瑟和好時的代言人。參：申格爾、崔寶臣合著，《聖經中的修和之路》，16~18頁。

也就是說，大的要服務小的（參：創廿五 23）<sup>8</sup>，或按保祿的話說，天主的計畫並不憑人的行為（參：羅九 12）。保祿的這一詮釋同時也提醒我們，天主如此的安排，並非因為猶大的品德優秀，而完全是來自天主自由的召選。

同樣令人訝異的是，儘管猶大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猶大支派的起源卻充滿危機。猶大娶了客納罕女子為妻<sup>9</sup>（創卅八 2），並且生了三個兒子：厄爾、敖難和舍拉。猶大為自己的長子厄爾同樣娶了一位客納罕女子為妻，她的名字叫塔瑪爾。但因為厄爾行了上主所厭惡的事（卅八 7，聖經並未指明什麼事），沒有留下子嗣就死了。依照當時的習俗，厄爾的弟弟敖難需要娶自己的寡嫂，好為哥哥留下子嗣。但敖難同樣做了上主所厭惡的事（卅八 10），沒有留下子嗣就死了。按聖經敘事者的觀點，在厄爾和敖難去世的事上，塔瑪爾本是無辜的。但猶大卻認為這和塔瑪爾有關，於是不再希望自己的第三個兒子遭厄運，而打發塔瑪爾回父家，並說：「你回到你父親家去

---

<sup>8</sup> 《思高聖經》譯為「年長的要服事年幼的」。

<sup>9</sup> 如果我們看亞巴郎如何費盡心力派自己的僕人回到美索不達米亞，為依撒格娶自己親族的黎貝加為妻（創廿四），以及雅各伯同樣回到舅舅家裡，娶他的兩個女兒肋阿和辣黑耳為妻（創二九），就知道猶大娶外邦女子為妻是一個很大的轉折。聖經上並未記載，但我們可以推斷，雅各伯的其中十一個兒子都應該是在當地娶了客納罕女子為妻（若瑟則是在埃及娶了當地一位司祭的女兒）。因為按《創世紀》的記載，他們在當地並無其他親族，聖經也未再次記載雅各伯的兒子們回到美索不達米亞娶妻的故事。至於猶大娶客納罕人為妻，聖經敘事中完全沒有責備的意思。

守寡」(卅八11)。猶大此舉，實際上是把塔瑪爾逐出了自己的家庭，讓她處於生活艱難的境地。幾年後，當猶大因為生意的原因出行時，在路上碰到了裝扮為妓女的兒媳塔瑪爾，他主動走近她並與她行淫。塔瑪爾志在為自己去世的丈夫留下子嗣，這本是她的權利，是猶大迫她離開自己的家庭，於是她才想出了這樣的解決之道。當塔瑪爾派人告訴猶大說她懷孕了，猶大馬上判她死罪說：「把她拉出來燒死」(卅八24)。可見，自始至終，猶大從未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是否不妥，反而認定是自己的兒媳給他的家庭帶來了災難與恥辱。但當他得知孩子的父親就是他本人的時候，則馬上改變口氣，承認「她比我更有理」(卅八26)。塔瑪爾，一個來自被歧視和排斥的客納罕族裔女子，讓猶大走上了「皈依」之路，並且她比猶大支派的先祖本人更重視為他的族裔留下子嗣，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但猶大的後裔會記住塔瑪爾的名字，並以她為榮(參：盧四12：瑪一3)。塔瑪爾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培勒茲和則辣黑。而培勒茲延續了猶大支派的命運，直到達味，並直到新約的若瑟和耶穌。

可見猶大支派是在危機中開端的，同樣也是在危機中延續。《盧德傳》所記載的有關摩阿布女子盧德的故事，就是另一個鮮活的例證。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等待拯救的支派。不可忘記的是，曾參與此一救援的人中，有出乎人預料的，來自猶太人自己所歧視和排斥的外邦女子。

### （三）身為兩個重要支派的父親，卻最終隱身的若瑟

若瑟在埃及娶了翁城的司祭頗提斐辣的女兒阿斯納特為妻，並生了兩個兒子：默納協和厄弗辣因。雅各伯不僅祝福了若瑟與埃及女子的婚姻，更把若瑟的兩個兒子歸到自己名下，且給予特殊的祝福（創四八）。事實上，若瑟的兩個兒子成為十二支派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尤其是厄弗辣因支派。以色列國分裂後，北國的第一位君王雅洛貝罕則是出自此支派，而且在先知歐瑟亞的口中，厄弗辣因是「以色列中的首領」（歐十三1），甚至成為以色列的代名詞（歐四17，十四9，等等）。無疑，從《創世紀》卅七到五十章，作者刻意安排若瑟和以猶大為代表的哥哥們，以及若瑟與埃及女子阿斯納特所生的兩個兒子，和猶大與客納罕兒媳塔瑪爾所生的兩個兒子，兩兩互相映照。同樣，天主行事的邏輯——大的服務小的——也再次凸顯出來。因為猶大的雙胞胎——培勒茲和則辣黑——則辣黑本是哥哥，但猶大支派卻由培勒茲延續，是他成為達味的祖先。而若瑟的兩個兒子，默納協本是長子，但在雅各伯的祝福中，卻是厄弗辣因獲得了長子的祝福<sup>10</sup>。

透過《創世紀》中豐富多彩的若瑟的故事，我們可以欣賞並體驗天主帶領歷史事件的方式。「夢」一方面代表了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為普遍的經驗，同時也告訴我們，天主恰是透過這些最平凡的事介入我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們對「夢」的無

---

<sup>10</sup> 在某種程度上，雅各伯此舉重現了自己和哥哥厄撒烏的命運。



法控制，則邀請我們對天主介入方式的信賴。天主何時或如何介入，我們無法知道，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生命中的任何時刻，天主都不會缺席。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若瑟雖然是雅各伯的愛子，並在雅各伯家族生死存亡的歷史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實際上，十二支派中最後並沒有留下以若瑟為名的支派。從某種角度上，我們可以說，若瑟這個在十二支派歷史中扮演不可或缺角色的人物，實際上是一個隱藏了自己的人物。他並沒有以留「名」千古的方式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相反，恰是因為如此，他的名字卻被人牢牢記住，甚至成為另一個雅各伯之子的名字（瑪一16）。成書於主前二世紀之初的《德訓篇》這樣回憶他：「沒有人像若瑟一樣，他是眾弟兄的領袖，民族的棟梁。他的遺骸也受到敬重」（德四九15）<sup>11</sup>。

## 二、新約中的若瑟

按《瑪竇福音》第一章耶穌的族譜，若瑟屬於猶大支派，是達味的後裔，他父親的名字是雅各伯。而按《路加福音》，若瑟父親的名字則是赫里（路三23）。其實不僅赫里的名字對新約讀者是陌生的，甚至路加所呈現的由七十七代人所組成的族

---

<sup>11</sup> 文中引用的此節，是筆者按《德訓篇》的希臘文譯出。在追隨拉丁通行本的《思高聖經》中，則為德四九17~18，並且多出部分文字：「出生的人中，也沒有一個像若瑟的，他是兄弟們的領袖，民族的棟梁，弟兄的監護人：他的遺骸特別受人敬重，死後還說了預言」。

譜中，卅六個名字是從未出現於舊約之中的。之所以如此，學者認為聖經中的族譜的意義，並非重構真正歷史上的延續，而是強調對「選民」的歸屬<sup>12</sup>。所以，儘管《路加福音》族譜中有眾多的陌生名字，但若瑟是達味的後裔，屬於猶大支派，這一點與《瑪竇福音》是一致的。

前面提到，舊約中的若瑟以及猶大，因為與外邦女子的聯姻，使以色列民族不得不承認他們與外邦民族自古就有血緣上的關聯。同樣，《瑪竇福音》中耶穌的族譜，看起來也是在刻意強調族譜中混血的特色。先從始祖猶大開始，族譜提到他與外邦兒媳客納罕人塔瑪爾所生的兒子（瑪一3）。族譜緊接著提到的是另兩個外邦女子：辣哈布和盧德（一5）。她們都是達味的祖先，自然也是若瑟的祖先，同樣，按法律也成為耶穌的祖先。所以如果一味強調血統純正，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否認若瑟及耶穌的祖先。透過這樣的記載，《瑪竇福音》中「耶穌基督的族譜」（一1），實際上表明天主的揀選，雖然是以一個家族開始，延續到一個民族，但這個揀選自始至終都是開放性的。亞巴郎被揀選是要地上萬民都要因他而獲得祝福（創十二3）。亞巴郎和埃及女子哈加爾所生的兒子依市瑪耳，作為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同樣也承繼著天主的照顧（創十六10~13）。

---

<sup>12</sup> 參：Camille Focan et Daniel Marguerat (sous la direction de), *Le Nouveau Testament commenté* (Genève/Montrouge Cedex: Labor et Fides/Bayard, 2012), p. 272。《瑪竇福音》中用三組十四代的方式介紹耶穌的族譜，已經透露出族譜的象徵性神學意義。

若瑟雖然和耶穌之間並沒有血緣關係，但在法律的層面，他成為耶穌的父親。他「甘心」接受這個使命，或按教宗方濟各的話說，他有「勇氣」作耶穌在法律上的父親<sup>13</sup>，並為此而盡心盡力。也許正是因為在這樣的家庭關係中長大，讓耶穌說出：「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十二 50：谷三 35：路八 21）。耶穌因而邀請人跨越血緣關係的界限，而走向他者。而這正是教宗方濟各透過其通諭，邀請所有人都要活出的「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sup>14</sup>，因為眾人都是兄弟（瑪廿三 8）。在今天的疫情時代，這一點尤其重要。世人只有承認自己與別人的生命有關聯，這個世界才有希望和未來。

### （一）從「納匝肋」的若瑟到「納匝肋」的耶穌

按《瑪竇福音》的記載，耶穌誕生在白冷城，後因逃避黑落德王的迫害，若瑟帶著瑪利亞和耶穌逃難埃及<sup>15</sup>。當黑落德死後，他們回來，「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如此應驗了先知們所說的話：他將稱為納匝肋人」（瑪二 23）。而按《路加福音》的記載，若瑟和瑪利亞本就居住在加里肋亞的小鎮納匝肋（路一 26~27），是因為當時統計人口的原因，若瑟和瑪利亞

---

<sup>13</sup> 教宗方濟各，《以父親的心》宗座牧函，2020年12月8日。

<sup>14</sup>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通諭，2020年10月3日（台北：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2021）。

<sup>15</sup> 讀者自然會聯想到舊約中若瑟被賣到埃及以及雅各伯全家因饑荒而避難埃及的影像。

才來到白冷。在耶穌誕生後四十天，若瑟和瑪利亞到耶路撒冷聖殿完成了法律所要求的一切後，就直接返回納匝肋定居，因為那是他們的本城（路二 39）。儘管《瑪竇福音》與《路加福音》在耶穌的童年敘事上有所不同，但兩部福音都證明「納匝肋」是聖家生活中重要的地方。

《瑪竇福音》多次引用舊約，以證明耶穌就是猶太人所期待的默西亞。然而瑪二 23 提到「先知們所說的話」，卻並未出現在任何舊約的經書中，或者說，聖經中並沒有記載哪一位先知曾說過這句話。另外，「納匝肋人」當然是指納匝肋小鎮上的居民，然而舊約中卻從來沒有提到過「納匝肋」這個地名。那到底該如何解釋這個在舊約中未被點名的納匝肋，以及《瑪竇福音》中所提到的聖家三口定居在納匝肋，是應驗了先知所說的話呢？

為了解「納匝肋」一詞的出處和意義，聖經學者嘗試給出了幾種可能<sup>16</sup>。首先是根據希臘文「納匝肋人」（Ναζωραῖος / Nazoraïos）的詞根，它有可能和依撒意亞先知關於默西亞是達味之子的預言有關聯：「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נֶצֶר / Netzer）」（依十一 1）。也就是說，Nazoraïos 可能和 Netzer 有關。依十一 1 中的「幼芽」，首先是

---

<sup>16</sup> 此處有關「納匝肋」一詞的意義，主要參考：Philippe Lefebvre, *Joseph, l'éloquence d'un taciturne* (Paris: Salvator, 2012), pp. 122~125. 作者是法國道明會士，瑞士弗立堡大學舊約聖經教授，宗座聖經委員會成員。

指葉瑟之子達味，而耶穌，則被稱為達味之子（瑪一1）。再者，當天使告訴若瑟所發生的事以後，福音作者引用的恰是依撒意亞先知的另一處預言：「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瑪一23；依七14）。而依七和依十一同屬於學者所稱的「厄瑪奴耳小書」（Le livret de l'Emmanuel），也就是說，都指向同一的「厄瑪奴耳」——新的「幼芽」。所以依據這個推測，「納匝肋人」回應的是舊約中關於新的「幼芽」——「厄瑪奴耳」——的預言。

另外也有學者把地名「納匝肋」（Ναζαρέθ / Nazareth）和希伯來文的動詞「看守，守衛」（נָצַר / natzar）關聯。因而，「納匝肋」可能有「守衛之城」的意思。聖經中，נָצַר 也多次被用來描述「持守」、「守護」天主的盟約或天主的話（申卅三9；詠廿五10）。這樣一來，「納匝肋人」除了指納匝肋的居民以外，也可指那些「持守天主的盟約及看護天主之言」的人。

最後一個假設是，「納匝肋人」（Nazoraios）一詞和「納齊爾人」（נָזִיר / Nazir）相關。「納齊爾人」是指那些透過一個特殊的誓願而獻身於天主的人（戶六1~21）。舊約中最著名的納齊爾人當屬三松（民十三~十六）；然而第一個被賦予「納齊爾人」之稱的，則是舊約中的若瑟，出現在雅各伯對若瑟的祝福中：「你父親的祝福，遠超過古山岳的祝福，永遠丘陵的願望；願這些祝福都降在若瑟頭上，降在他兄弟中納齊爾人（Nazir）<sup>17</sup> 的

<sup>17</sup> 《思高聖經》此處譯為「被選者」。

額上」(創四九 26)。此外，和 Nazîr 同詞根(來自動詞 nazar，祝聖、獻身)的另一個名詞是 Nézer，意思是「王冠」(參：撒下一 10)，或大司祭佩戴的「禮冠」(參：出廿九 6)。所以稱耶穌為「納匝肋人」，是否已經暗示他的王權和要執行的司祭之職呢？

按 Philippe Lefebvre 的說法，面對「納匝肋(人)」一詞和意義，以及瑪二 23 所提及的先知預言的不確定性，最合適的態度是接受它就是這個樣子，換言之，模糊(indécision)也有它存在的理由<sup>18</sup>。在聖經中，一位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來自一個無人預料的無名之地，其實並不新鮮；甚至可以說，這本來就是天主的作風。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撒烏耳就是明顯的例子。當撒慕爾對撒烏耳說：「以色列所有的至寶是誰的呢？豈不是你和你父親全家的嗎」，撒烏耳卻回答說：「我豈不是一個本雅明人，屬於以色列最小的一支派嗎？我的家族在本雅明家族中，不也是最小的嗎？你怎能向我說出這樣的話？」<sup>19</sup>(撒上九 20~21)撒烏耳自認出身卑微，甚至讀者此時還不知道他來自哪個地方，是在下一章(撒上十)讀者才得知撒烏耳來自基貝亞，按《民長紀》的記載，一個聲名狼藉的地方(民十九~二十)。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達味身上。儘管人們知道他來自小鎮白冷，但他是家中眾兄弟排行最小的一個，並且達味也自認是一

---

<sup>18</sup> 參：Philippe Lefebvre, *Joseph, l'éloquence d'un taciturne*, p. 123.

<sup>19</sup> 當基德紅被召成為民長時，他也曾用類似的話回答天使：「我主，請原諒！我憑什麼拯救以色列？看，我家在默納協支派中是最卑微的，在我父親家中又是最小的一個」(民六 15)。

個「貧窮卑賤的人」（撒八 23）。所以儘管達味的哥哥們個個高大威武，按人的標準適合做領袖，但是天主告訴撒慕爾，不要注意他們的容貌和高大的身材，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撒八 16）。

所以，當天主召叫與祂合作的人時，多是從這些人們忽略的地方或從人們忽略的人群展開，以至於人們竟輕忽甚至拒絕：「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若一 46）然而屬於天主的人，並不只是由他的出生地來確定的。只有對天主毫無保留且完全開放的人，方能認出天主所派遣的人。儘管若瑟已經知道，耶穌是猶太人歷代所期待的默西亞，仍選擇定居在「納匝肋」，這個名不見經傳甚至被歧視的小鎮，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滿全了舊約，因為這正是天主一貫的行事風格：在人們意想不到的地方，天主為人興起新的希望。儘管成為「納匝肋人」的耶穌可以讓人想到「納齊爾人」或「佩戴王冠的人」，然而對「納匝肋」來源的不確定性，就像我們無法確定若瑟的父親是雅各伯（瑪一 16）還是赫里（路三 23），這本身也點明了哪怕是先知也無法預測的部分。一言以蔽之，人們無法掌控天主的安排，相反，對天主的計畫開放，才是人生命真正的走向。

最後需要提及的一點是，儘管耶穌的出生地「白冷」是如此重要，耶穌作為達味之子，出生在祖先達味的故鄉，保證了他使命的「合法性」，但後人並沒有以「白冷的耶穌」記住他，相反，卻是無人知曉、甚至被人歧視的「納匝肋」和他的名字永遠掛在一起，哪怕是在十字架上，他都被稱為「納匝肋的耶

穌」。

## (二) 追隨聖言，以信德活出「夢」想的人

舊約中若瑟的故事在《創世紀》佔有很大的篇幅（創卅七~五十），新約中有關若瑟的描述則相對精簡很多，甚至沒有為讀者留下他的片言隻語。新約中有關若瑟的部分，僅和耶穌的童年史相關，而敘述耶穌童年史的，也只有《瑪竇福音》和《路加福音》。所以我們下面追隨兩部福音的脈絡，來走近這位沉默寡言的若瑟。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夢」在舊約若瑟的生命經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實不僅若瑟，亞巴郎同樣是在夢中接受了天主對他要成為父親的承諾（創十五 12），而後雅各伯也是在夢中領受天主曾對亞巴郎及依撒格的承諾（創廿八 12~15），所以若瑟的夢應該在同一脈絡中加以詮釋。這是天主選擇與聖祖互動及實踐其承諾的方式。天主對亞巴郎的應許，會以超出人所設想的方式，跨越不同的考驗與危機。而透過「夢」的描寫，聖經作者突出的，則是選民的走向從來都不是在人的控制之中，甚至接受這些承諾的當事人也無法預料。舊約中的若瑟並非從一開始便明瞭他的夢所代表的意義，但他和父親一樣，將這些事默存在心裡（創卅七 11），亦步亦趨地緊隨天主的帶領，而最終看到的，則是天主智慧的安排（創四五 5）。若瑟不僅自己是個有「夢」想的人，透過幫助別人解夢，他也把這一來自天主的智慧帶給別人。當在埃及，舉目無親且又被陷害投入獄中時，



他幫助獄友解夢；出獄後，他則為埃及法郎解夢。這標誌著，天主對若瑟的帶領，不僅是為他自己，也是透過他，為使更多的人獲救。

而福音中的若瑟，在意外發現未婚妻瑪利亞懷孕後，馬上在心中做好了認為最合適的安排：不要公開羞辱瑪利亞，而是暗暗地休掉她（參：瑪一19）。讀者可以想像若瑟心中的痛苦煎熬，他著實進入了信德的暗夜深處。但他的計畫還未實施之前，在夢中，一位天使向他發言，向他清楚道明其未見之事的真相。他醒來後，本可以懷疑自己的夢，本可以繼續按照自己的計畫前行。但若瑟是有信仰的人，他也在殷切期待著默西亞的來臨，所以他選擇相信天主及其帶領。「夢」在若瑟的生命中，有如他在至暗時刻突現的光明，給他指出前進的方向。他從夢中醒來後，接納了瑪利亞，見證了耶穌的誕生。而後，也是在夢中天使告知他，要帶領瑪利亞和耶穌逃難到埃及。同樣還是在夢中，天使讓他知道可以離開埃及回家了。最後一次，並未記載天使發言，敘事者只是說若瑟在「夢中得了指示」（瑪二22），於是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

所以，儘管福音中對若瑟的描寫並不多，但還是為讀者刻畫了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若瑟是一個有「夢想」的人，是一個義人（瑪一19），他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但每次當天主以出人預料的方式進入他的生命時，他都已經隨時準備好，義無反顧地追隨天主的安排。如同他的祖先亞巴郎一樣，在信德的黑夜裡，與天主同行。

### (三) 從社會邊緣展現生命的活力

若瑟從事的職業是木匠 (τέκτων)<sup>20</sup>，他也把這一職業傳授給自己的兒子耶穌：「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子嗎？……那麼他的這一切是從哪裡來的呢？」(瑪十三 55) 言下之意，身為木匠的兒子，同樣也是木匠(谷六 3)，卻能有如此的智慧，在常人看來這似乎不可理喻。然而耶穌的智慧，的確也是來自他的生活。他屬若瑟和瑪利亞管轄(路二 51)，向他們學習，並且在十二歲時就已經表現出超凡的能力：凡聽見他的人，對他的智慧和對答，都驚奇不已(路二 47)。若瑟從開始接納做耶穌的父親，他並沒有被動地去詮釋這一角色，相反，卻是全心全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默默地影響著耶穌。所以當人們驚訝耶穌宣講的智慧時，也不能忘記那位曾深刻影響了耶穌的木匠父親。

耶穌公開傳教前，與若瑟和瑪利亞在納匝肋的生活被稱為「隱藏的生活」，也就是「默默無聞的生活」，而且若瑟也是在這樣一個無人所知的氛圍中離世。殊不知，若瑟的靜默恰是他最重要的宣講，甚至知名聖經學者 Philippe Lefebvre 稱之為

---

<sup>20</sup> 有關若瑟的職業，學術界有過爭議。因為 τέκτων 也被用來指稱「工匠」、「石匠」或「手工業者」，甚至「建築師」。關於此一議題的詳細討論，參：Emile Lombard, "Charpentier ou maçon ? Note sur le métier de Jésus", *Revue de Théologie et de Philosophie*, Nouvelle Série, Vol. 36, No. 149 (1948), pp. 161~192。但也誠如作者在文中所說，耶穌公開傳教前在納匝肋的生活，被稱為「隱藏生活」(vie cachée)，而且對今日的我們來說，它仍然而且會一直是隱藏的。我們在本文中延續傳統的說法，稱若瑟為「木匠」。

「一位沉默者的口才」，並以此為書名，撰寫專著以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若瑟<sup>21</sup>。若瑟是一個用行動來活出與天主的關係的人，而且他的行動非常低調。這自然會讓我們想到今日社會中所有生活在邊緣的人。他們大多不為衆人所知，簡單地生活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地盡職盡責。他們正如耶穌在天國的比喻中所稱的芥子或酵母（瑪十三 31~33），雖然隱沒，卻內含改善社會群體的巨大力量。教宗方濟各在疫情期間，接受英國作家及記者 Austen Ivereigh 博士的探訪時，也多次提到「邊緣」的重要性，並直言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擁抱邊緣，並寄希望於各種邊緣：「如果我們能對著這些邊緣、也對著民眾組織將胸懷敞開，改變的能量就會被釋放出來」<sup>22</sup>。

#### （四）所有父親的榜樣

今日我們所身處的社會，不僅有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層面的危機，更有身分認同上的混亂。在物質及個人主義所充斥的氛圍中，甚至教會也難脫窠臼：「在我們的社會中，孩子都活得像無父的孤兒。現今的教會也需要父親……作父親的，意味著要引導孩子進入生活體驗和現實。不壓抑他們，不束縛他們，不佔有他們，而是使他們有作出選擇、享有自由和探索新機遇的能力」（教宗方濟各，《以父親的心》，7）。而若瑟恰是這樣的

<sup>21</sup> 參：Philippe Lefebvre, *Joseph, l'éloquence d'un taciturne*。

<sup>22</sup>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與奧斯丁艾夫賴格（Austen Ivereigh）對話，鄭煥昇譯，《讓我們勇敢夢想，疫情危機中創造美好未來》（台北：大塊文化，2021），208~209 頁。

一位父親。

儘管若瑟和耶穌並無血緣上的關係，但無可置疑，若瑟以他的實際行動，向世界揭示了何為「父性」或「父職」，甚至按照聖奧斯定的說法，若瑟乃是「最傑出的父親」。而教宗方濟各在《以父親的心》牧函中，也正是以若瑟身為「父親」的角色為線索，向我們展示了一位「受愛戴的」、「溫良慈愛的」、「服從的」、「接納的」、「富有創意的勇氣的」、「勞動的」，以及「反映天父影像的」父親。儘管他身居幕後，沉默寡言，但在面對挑戰時，他從來沒有消極悲觀，相反，他完美地向世人詮釋了「父職」的意義：

為父者拒絕決定子女生活的誘惑，嶄新的，以及不可意想的遠景就會展開。每個孩子總是帶著一個謎（mystery），一些聞所未聞的東西，只有在一個尊重他自由的父親的幫助下才能顯露出來。就是一位父親覺得他已經完成了他的教育行動，並完全地活出了父職時，只有當他成為「不必要」時，當他看到他的兒子變得獨立自主並獨自踏上生命之途時；當他置身於若瑟的處境時，像他常常知道那位嬰孩不是他的，僅是委託給他照顧而已。（教宗方濟各，《以父親的心》，7）

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父親的形象。

「成為父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皈依」。如果說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和教會缺乏勇敢承擔父職的人，這也是在說，所有的人都受召成為像若瑟一樣的父親，因為耶穌被託付給我

們每一個人：「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 40）。盧雲神父在他的《浪子回頭》一書中，也特別提到他很晚才意識到，他的皈依之路，最終是要「成爲父親」<sup>23</sup>。而這也正是耶穌對我們每一個人的邀請：「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五 48）。所以追隨若瑟的榜樣，「成爲父親」，意味著成爲「天父的肖像」。

## 結語

新冠疫情給今日世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但無論何種厚度的陰影，都無法遮蔽天主放在所有善良之人心中的光明。兩位若瑟，都曾經歷了某種程度上的「疫情危機」，然而因爲他們對天主的信賴，默默負重前行，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希望與生命之路。

若瑟的名字既然有「願上主再加一個」的意思，所以舊約的若瑟爲我們提供了一面認識新約的若瑟的鏡子，也可以說，他們互相詮釋。「夢」在他們的生命經驗中，既代表了天主的不離不棄，也形象刻畫了他們即使在信德的黑暗中，仍努力前行的堅忍。兩位若瑟都是孩子「背後」的父親。儘管舊約的若瑟在雅各伯家族生死存亡的考驗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但他並沒有進入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單。他的「隱身」恰是他身爲父親的完美體現。新約中的若瑟同樣也是耶穌身後的父

---

<sup>23</sup> 參：盧雲（Henri J. M. Nouwen）著，徐成德譯，《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新北市：校園書房，2017），194~215 頁。

親。當人們驚訝於耶穌的智慧時，他們會說，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參：路四 22）

新約的若瑟生活在納匝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但正是在這個被邊緣化的地方，他陪伴並教導耶穌。當耶穌公開傳教時，同樣走向了社會及當時猶太宗教的邊緣，以及人們對生命意義探尋的邊緣，在那裡，他宣講和行奇蹟，「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曙光；那些坐在死亡陰影之地的人為他們出現了光明」（瑪四 16）。